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季康新 著

天使·魔鬼

——被拐卖妇女的命运

天使 · 魔鬼

——被拐卖妇女的命运

季庚新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吉】新登字04号

天使·魔鬼

季庚新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227,000字数
(长春斯大林大街102号)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8,200册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ISBN7-5385-0838-4/I·136 定价:4.60元

邮政编码 130021

电话 640624 644762

作者小传

季庚新，作家。辽宁沈阳人，生于1951年。1968年下乡插队时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毕业于吉林电力学院电力系。曾在东北电业管理局，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多年。已出版长篇小说《失踪的试卷》《黄金大盗》《情门狱门佛门》《情网贼网关系网》等九部。《天使·魔鬼》是他的第十部书。他的作品题材新颖，语言生动，构思独特，可读性强，很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目 录

一	花钱买来的媳妇.....	1
二	挡不住的诱惑.....	9
三	专骗女人的少女	26
四	野蛮的婚配	33
五	残暴的虐待	47
六	女人给女人定价	54
七	家法就是王法	59
八	眼角眉梢都是恨	69
九	女人市场	85
十	换亲带来的悲剧.....	108
十一	自卖自身的女人.....	119
十二	共妻发生的火并.....	127
十三	可怜天下父母心.....	134
十四	同是落难人.....	141
十五	追捕逃跑的媳妇.....	152
十六	重见阳光.....	158
十七	替罪羊.....	167
十八	趁机捞一把的大仙.....	173
十九	一厢多情空悲切.....	187
二十	不听邪的雷达兵.....	198
二十一	解救受难者.....	212
二十二	重演浸透血泪的历史.....	223

二十三	在虎狼窝里.....	245
二十四	猖狂的人贩子.....	255
二十五	仇恨在燃烧.....	265
二十六	忍无可忍的父亲.....	278
二十七	血的代价.....	288
二十八	流不尽的伤心泪.....	299
尾 声		305
后 记		311

一、花钱买来的媳妇

巍峨挺拔的鸡冠山环绕着一个不大的山村，村名叫田家沟。传说一个姓田的将军打了败仗，被皇帝发配到这里务农，从此有了人烟，这是什么朝代的事，已无从查考。现有二百多户农民，聚居在山下平坦的盆地里，以种田为生。

鸡冠山上奇峰耸立，怪石叠起，有一眼不冻的水泉，溢出的水流有打谷场般大小，日夜不停的向外垂泻，与附近的几股溪水，汇成一条河流，人称泉溪河。河水在乱石中奔出，来势凶猛，象一条飞腾的银龙，围着村子奔绕一圈，向北滚滚流去。

河畔一侧是一片秃山，山上的树木已被人砍光，裸露着被雨水冲刷经年的石头；河畔另一侧是一片平川，水田和旱田一片苍绿。

田家沟远离城镇，只有一条土路与河水伴行，东折西拐20多里后才爬上公路。这里的人们尽管天天出大力，流大汗，可是贫瘠的土地打不出多少粮食，大自然赋予的山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过幸福。

一个穷字，使许多男人娶不起媳妇，光棍多得让人吃惊，平均每户一个光棍还多，几乎成了光棍村。

本村的姑娘不愿在这里受穷，有的未成年就外嫁出去，外地的姑娘谁肯嫁到这儿？谁不怕受穷啊！村里的男人只能死

守家门，光棍越来越多，女人越来越少，阳盛阴衰，田家沟人唯有怨命。

但这贫困而愚昧的角落并没有被上头遗忘。省里派来了扶贫队，一位工程师在泉溪河里发现了沙金。田家沟人靠着泉溪河终于站直了腰杆，许多家庭盖起了漂亮的新房，添置了高档家俱和电器设备。手里有了大把的“票子”，这时娶妻生子又成了田家沟人日思夜想的奋斗目标。对那些手中有钱，又正值婚龄的年轻男人来说，达到目标并不困难，难的是那些老光棍，上哪去找合适的婆娘？村里村外年岁相当的女人早已儿女成行，妙龄女人谁肯屈就。他们攥着“票子”，仍然守着清冷的土炕叹息，难道这辈子真的要断子绝孙？

好饭莫怕晚嘛！现如今，有钱还怕没女人？香嫂就是这么看的。

村中大榆树下有座房子，原是生产队队部，现成为田氏家族的祠堂。原来放办公桌的位置，摆上了香案，两旁挂着“天地君亲师”、“祖宗多盛德”的对联，中间摆着香炉，插着一柱香，香气在屋中缭绕。墙壁上挂个精制的木匣，里面装着族谱，这是近年来修订的，凡是能查到的田家人全有了，谁家里有了红白喜事，都得到这里告慰祖宗，寻求精神依托和族人的帮助。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实行了单产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有些事是一家一户不好办的，家族势力便抬了头。

此刻祠堂里正跪着一个老太婆，年纪五十八九岁，满脸干瘪得像晒干的青枣，正虔诚地请求祖宗保佑媒人尽快将儿媳送来。她已经拿出三千元，托人去买媳妇，说是这两天就能送到。她一早来祠堂进香，是替儿子顺利娶亲先讨个吉

利。

拜完祖宗之后，便去路口等待，这是进村的唯一一条路，她的目光在这条路上游来荡去，心里七上八下。

老太婆名叫胡美香，村里人称她香嫂。她十八岁嫁给田狗剩，十九岁生下第一个儿子田大，紧接着生下田二、田三、田四……一共七个男孩，却未见姑娘的影儿。三十八岁的时候，田狗剩得病死了，她独撑家门，带着这些儿子过日子。那时的香嫂，尽管徐娘半老，在田家沟还是有老光棍打她的主意，她拒绝了。令人不解的是她在四十岁的时候却生了个女儿，取名田芳，现在已是十九岁的芳龄，到了待嫁之年。但田芳的父亲是谁，只有天晓得。

香嫂将这七个儿子养大确实不易，再给他们一个个的娶上媳妇更不容易。田大两年前娶了个媳妇，名叫杨静雯，尽管她满肚子委屈，但田家出了血本的，她只有凑合着过日子，并为田家生下一个女孩。田七的媳妇叫胡凤华，还不到十七岁，模样儿说不上俊，但在山沟里就是一朵花了。胡凤华也是明码实价买进田家的，当初说死也不干，闹了很长时间，田家轮班守着她，在屋里锁了一年多，生了个女孩，终于认命老实些了。按香嫂当初的意思，本想把胡凤华配给田二，按排行娶媳妇，是老规矩，可是田二年近四十，长得奇丑无比，娶个当时才十六岁的小姑娘，村里人都说这是作损，伤了天公，非遭雷击不可，她也觉得过格了。可她毕竟花了高价，将人退回又心疼已经掏出去的钱。况且已经二十二岁的田七闹着要娶这个姑娘，香嫂虽然不太赞成，最终还是点了头。只算破了一次规矩吧，但她打定主意，不管花多少钱，也要给田二再买个媳妇，否则田二非在女人的事上出漏子，那心就更操不起了。唉，这个畜牲，那次在大白天去强奸雇来干活

的赵燕，若不是自己看见了，昧着良心化险为夷，她这老脸往哪搁？生了这么个丑八怪，就是拖崽的二茬货、三茬货有愿意嫁他的，她香嫂也就算积德得报了。

香嫂眼巴巴地望着路口，恨不能今天就给田二娶进媳妇来。那剩下的四个儿子再在一二年把媳妇娶了，田家所有的儿子就都成家立业了，她死也瞑目了。香嫂算过一笔帐，要娶当地的姑娘，如今连彩礼带物品，哪个媳妇都得一万五千元。买外地的女人就省了，只付给拉线的一笔钱或买人钱，加上操办婚礼超不过八千。

香嫂望了望天空，太阳正被一块乌云遮住。就在这时一辆汽车出现了，从满是沟洼的土道上跑来，越来越近。她认出那是媒婆何翠莲常用来送媳妇的车。她的心颤抖了，听着汽车发出的马达声，脸上流露出极度兴奋的神态，自言自语道：“来了！来了！”她乐颠颠地往家里跑去，去找儿子田二来接媳妇。家里早做好了成亲的准备，只要人一到，立即拜堂成亲。香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大声叫道：“老二、老二，媳妇来了！”

田二这两天呆在家里，只等着结婚呢！媒婆何翠莲已经给这个乡里的好多个光棍买来了媳妇，在光棍们的心目中，她可是个大菩萨。

田二听见母亲喊他，扭身奔出门来，瞪着小眼睛叫起来：“在哪儿？在哪儿？”

“车已快到村口了，你快去看看。”香嫂推了儿子一把。

田二像喝了蜜似的，连跑带颠朝路口奔去。说起来，这田二长得真是不成样子，个头不到一米六，大脑袋，头像像鸡窝似的，怎么梳也是扎蓬着；大饼子似的脸上，深凹的小眼睛眯细着；扁平的鼻子，鼻头红红的，像涂了猪血；咧开

的大嘴，牙齿黑黄，参差不齐，直往下淌口水；嘴唇周围的胡子却很重，刚刚剃刮过，留下一片青茬。

香嫂也开始了小跑，她的速度当然比不上儿子快，但心情同样迫不及待，恨不得马上把媳妇领回家，让她给自己磕头。在大儿媳妇和老儿媳妇面前，她极力忍让，不大耍婆婆的威风。但对这个外来的二儿媳妇，可得摆出婆婆的架子，那是花了大价钱的。想到这儿，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板起了面孔，开始演练婆婆的尊严。

田二跑到了路口，却见何翠莲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走了过来，不知是激动还是恼怒，说话语无伦次了：“我的媳妇，你不是我的媳妇……”

何翠莲年约三十五六岁，个头不高，胖墩墩的，脸庞圆大，皮肤黝黑，一双大眼睛转动灵活；头发烫成大波浪卷儿，耳朵上挂着两枚不知什么质料的大坠子，在晃动中闪着亮光；她那粉红色的衬衫里面，鼓起的胸脯肥硕而厚实，自称婚姻介绍专业户。她说：“田二，你是想媳妇想疯了吧！我今天倒带来一个，可不是给你的，要送到河北去，那里有好几份儿等着呢！”

“我交钱了，就得先给我。”田二急了，嚷叫起来：“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

“你交钱了是不假，可是太少了，人家一个要一万元。”何翠莲指着同行的男人，说：“货是刘经理的，你不信就问问货主？”

田二急得伸出指头，说：“不都是三千吗？顶多四千，没听说要一万的！”

“一分钱一分货，少一个子儿也不行。你看现在什么不涨价，人也不例外。”刘经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冷冷地说：

“舍不得花钱，就回家等着吧，等便宜货来了，再讨老婆。”

霎时，田二脸色如同霜打一般，用袖头子抹了抹流出的口水，眼泪也跟着涌了出来。二十多年来天天想的都是媳妇，可是穷的连衣服都穿不上，哪娶得起啊！这两年有钱了，女人也涨价了，他咬咬牙，跺着脚说：“我出五千，五千不少了。”

“开什么玩笑，快走吧。”何翠莲大眼珠子翻动着，皮笑肉不笑地说：“这村子数你家劳动力多，淘金子挣的钱也多，怎么这样小气。”

“不是小气，我下边还有四个弟弟打着光棍，都等着钱娶媳妇啊。”

“田二，你不是排行在前面吗？”何翠莲扭动着大屁股往前走了两步，冷笑道：“你呀你，就你这个熊样儿，只好打光棍罗。”

田二不知所措，一万元钱把他吓呆了。

就在这时香嫂赶上来了，听见他们的对话，她知道，这价码虽然高，人却是剩不下。听说邻村有几个光棍汉，财大气粗，搭着架子要买黄花女，出多少钱都不在乎。她咬咬牙说：“他嫂，让我看看人，人合适我出一万。”

何翠莲向刘经理递了个眼色，似乎在问：“怎么样？”

刘经理点点头，说：“去看吧，离远点，别惊动了她，穿白衣服的就是。”

香嫂朝停在大树下的汽车走去，眼睛早落在坐在车里的白衣少女脸上，仔细地端相起来：瓜子形的脸，皮肤白里透红；鼻子微翘，上面架着白色的眼镜；那双眼睛，水汪汪的，闪着温柔的光波；红润的小嘴，如同才吐蕊的花瓣；耳朵不大不小，像一对小饺子。

香嫂有生以来还没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姑娘，能给儿子娶

上这样的媳妇，列祖列宗也要乐煞的。她冲着何翠莲和刘经理嚷起来：“我要了，我要了。”

“相中了？拿钱吧，一手钱，一手货。”何翠莲说。

“把车开到我家去，就给你点钱。”

“不行，钱送来，人才给你送去。”刘经理发话了。

香嫂对田二吩咐道：“柜子下面的葫芦头里有钱，你点出七千，给他们拿走，然后就拜堂成亲。”

田二料想不到，老太太竟舍得花这么多钱给自己买媳妇。不大会儿真的抱来一个大葫芦，递给了何翠莲，嬉皮笑脸地说：“人该归我了吧？”

刘经理将葫芦里的钱倒出来，一捆一千元，正好七捆，装进了手提包，对香嫂说：“人我给你送到门口，咱们就算两清了。”

“我已交给何嫂三千了，这又是七千，正好一万块，分文不少。”香嫂说：“刘经理，你得出个字据，证明人归我了，要不空口无凭，万一……”

何翠莲对刘经理说：“你写吧？”

刘经理掏出笔和纸，扭扭歪歪地写了几行字：

黄巧玲自愿嫁给田二，永不反悔。男方交抚养费 and 彩礼一万元整，由媒人何翠莲代转给父母。空口无凭，此据为证。

经办人：刘发财

香嫂接过字据，看也没看，便收进口袋。她不识字，但相信这张纸对儿媳妇的约束力。

何翠莲说：“你回去快办喜事，你儿子和她拜了天地，进了洞房，发生了关系，人就真正是你的了。明年再生个大儿子，你该多有福呀。”

香嫂手里有了这张字据，自感理直气壮了，命令道：“田二，你上车，把车带到祠堂，我去请族长并让你的弟弟、妹妹张罗酒席，今天就办完喜事。”

田二乐得合不拢嘴，又用袖头擦擦嘴，像小孩儿一样，蹦蹦跳跳地爬上车，站在车厢里，手舞足蹈起来。

约定俗成，近几年来，这里凡是娶买来的女人，都是当天成婚，已成定规。

香嫂虽然没用二十分钟就办成了这桩婚姻大事，但已经累得腰酸背胀，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她眼里含着泪花，对何翠莲说：“大妹子，我屋里还有几个娃儿，有合适的媳妇，就给我送来。”

二、挡不住的诱惑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有的学生显得过于漫长，对有的人却又感到短暂，大学毕业生吕晓露属于后一种。在同学们即将走向工作岗位，去施展抱负和才华时，她却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尽管由于“脑体倒挂”，等社会原因，许多青年男女对求学失去兴趣，有的甚至中途退学去经商致富，而她认为经商只是追求个人发财，并不能富国，富国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在同学们忙于毕业分配去向时，她还是起早贪黑地学习，不敢有半点松懈。初试顺利通过，明天她就要去北京参加复试。

傍晚时天一点点暗下来，风吹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她朝幸福湖走去。

黑暗吞没了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月光初绽，正是情侣们期待的时刻。她不时地东张西望，等待着男朋友的到来。

吕晓露学习是出类拔萃的，恋爱却赶了末班车，她的奋斗目标是个女科学家，无暇去考虑男女情事，只是在研究生考试合格后，才接受了王枫的邀请，踏进初恋的小船。这个王枫人长得并非美男子，但已被一家待遇优厚的公司聘去搞技术开发，成为系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晓露！”

她听见了那熟悉的男低音，脸马上红了，但夜色遮住了

她的羞涩。她轻轻应了一声：“你来了。”

王枫大大方方地伸出胳膊挽住她的胳膊，朝幸福湖走去。说道：“你要去北京，心里紧张吗？”

“不光是紧张，而是怦怦直跳，要蹦出来。”

“那是极度紧张。”王枫说着，把手放到她的胸脯上，是那么柔软和炙热，透过衣服感觉到微微的颤动。说：“我怎么感觉不到你的心跳呢？”

第一次有男人的手触摸她那成熟的肉体，不但羞红了脸，而且产生了异样的感觉，整个身子都颤动了，说了声：“你真坏。”

“你是没有遇见坏人吧？才认为这也是坏。”王枫把手放下了，说道：“我真想陪你一块儿去。”

两个人走着，路被一对忘情的男女堵住了，正抱在一起卿卿我我，两个人只好绕道走开。她说：“毕业有许多事要做，走了不好。我一个人能行。”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说不大好，但至少应该是事业型的，不是那种徒有外表的草包。”

“我是不是草包？”

“谁知道呢？”她反问一句：“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长得漂亮，性格温柔，能够体贴人的大学生。”

“我够条件吗？”

“至少现在够，你考上研究生，取得了学位，也许就不够了。”

“为什么？”

“男人不喜欢比自己学历高的女人。”

“你为什么 not 考研究生呢？”

“我想干点实际事情，也想有些收入，我们太贫困了。王枫很有感慨：“如果再读几年书，怕是连媳妇也娶不起了。”成家需要钱，可读书谁给你钱呢？”

是呀，读书者贫困，越读书越穷酸已经成为社会定论。目不识丁的个体户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富翁，而大学生只有几册翻烂了的书本！她说：“这种现象会改变的。”

“如果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再改变，我们就成了老头老太太了，不对吗？”

前面是幸福湖，溶溶的月光撒在湖面上，波光闪闪，不时传来青蛙的鸣叫。湖畔的树丛中，凡是能容身的地方都有人，他们好不容易才在很远的地方找个位置，探索人生和青春的秘密。

她问：“你们班的女生交男朋友的多吗？”

“百分之百，像比赛似的。今天我见你好，递个条子就去幽会，下顿饭馆，去趟公园，就进入形影不离的热恋，除了睡觉和上课，其余时间都在一起，像传染病似的，很快就人人如此。”

“我们班也是，正正经经还可以；有些人视恋爱为儿戏，说好就好，说散就散。今天和他好，明天又换了人，多角恋爱，真叫人看不习惯。”

夜越来越深，恋人们陆续离开，幸福湖显得空荡而又冷寂了。因为怕学生出事，过了半夜十二点保卫处就派人拿手电来“动员”回去，所以大家在保卫处来检查之前，都自动离开。

“明天几点走？”王枫站起身来，边走边问。

“七点半。”吕晓露轻声说。

“我去送你到火车站。”